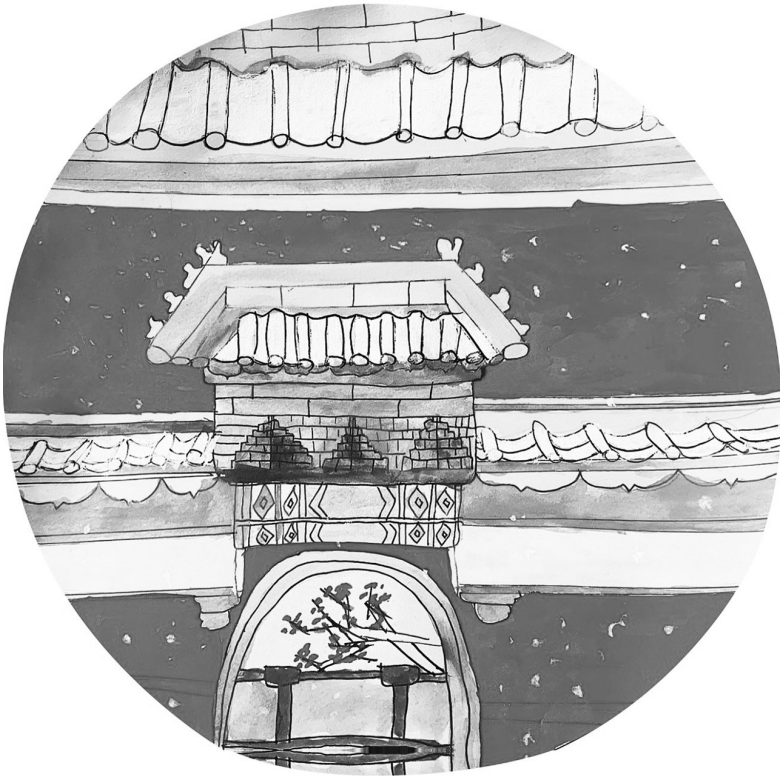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年,对于老人,是回忆,更是重逢。

年 态



《故宫年韵》 王洵诺(8岁)

■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城关中学
初三(15)班 孙俊逸

花落还开,水流不断。生活,即便是平平淡淡也总是要面对跨越——年龄与岁月的更替。在这不断跨越中,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年,便会有不同的新年形态与人生态度。

让我试着描摹一下父母口中的传统新年。

腊月底,是有条不紊的准备工作。考试成绩的高低,率先决定了新衣的档次,也奠定了孩童的新年总基调。是去集市上买,还是由母亲亲手缝制,与如今相似,却多了母亲一针一线的厚实。之后便开始了灶台上的阵地战——蒸馍。顶针紧邻的手指磨出了茧,手指的间隙被光线填充,却没有给面粉丝毫逃逸的机会,阳光肆意倾洒,炊烟袅袅,飘进了酣睡孩童的美梦里。于是,就绪。

过年走亲戚。常常是父亲骑着带有协奏

曲的自行车,孩子坐在车前横梁上,后座上自然是孩子的母亲,说不定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子呢。一坑一洼一颠簸中,亲情随挎篮里的花馍漫开了……

传统的新年形态描摹结束。

回到今日。新年前,忙忙碌碌的人们同样会停下脚步,采购必要的年货。大包小包,从布袋变成塑料袋,从挎篮变成礼盒,变的是包装,不变的是包住的情谊。

在父母的那个年代,车马很慢,于是人们用最朴素最真挚的方式,在遥遥土路上,维系着亲人间的挂念。而当下,日新月异,于是人们用先进与科技的形式,同样串联人心。不变的,永远是对待亲人的真挚,是中国人的新年烂漫。

因年代不同,年的形态不拘一格,同样,因年龄不同,对年的态度也会有天壤有别。

临近新年,十多岁的我同样像儿时般,

把24小时变成了日历上的一道道斜线,正月初一画了显眼的红圈。时间在走,脚步不停。选新衣、买窗花、大扫除……恨不得能把活揽尽,以夺得新年的青睐,所到之处无不逸散着热情。

年终,伴随着总结,而总结则意味着期待与努力。

除夕与家人闲坐,又或只是在电话中接受亲人的问候,在视频中与亲人寒暄,成年人也会在祝福中寻觅到独属于自己的温暖。

我想,最忙碌的还有外婆,准备好年夜饭,盼着远方的儿女们回家相聚。新年,对于老人,是回忆,更是重逢。

以上,是新年态度的展示。

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新年形态,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新年态度。随着时代一起向前,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年态。

指导老师:张亚凌

友情的样子

■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第七小学
三年级(1)班 朱雨墨

你相信十岁的孩子之间,会有真正的友情吗?我相信!那么,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呢?

有一天下午,音乐老师突然宣布:每个组轮流演唱歌曲《萱草花》,并且要选出一个冠军。

这可急坏了同学们,因为老师要求不仅要唱,还要自行配上简易的舞蹈。好在我未雨绸缪,因为我是一组之长。我给大家展示了一遍我提前准备好的动作,大家跟着我学,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互相加油打气,渐渐地同学们就熟练了许多。

表演的时候,我们胸有成竹,舞蹈动作一气呵成,《萱草花》也唱得自我感觉良好,冠军一定是我们的!

“舞蹈和演唱都很棒。”老师的话让大家松弛下来,“可是——”老师的转折又让我们倒吸一口凉气。“你们出现了一个低音,是谁?”孙艺舒低着头站了出来。“那个女孩儿,你下次唱的时候得把音高八度。我本来要给你们满分的,这下,9.5分吧。”晴天霹雳!我看到孙艺舒回到座位上,哭了。我们赶紧安慰她:“别哭啦,我们都有缺陷,下次努力就行了……”说着说着,我哽咽了,眼里也跟着噙满了泪花。虽然有瑕疵,但我们还是得了三年级组的冠军。我们组的5个人互相鼓励,必须尽快擦干眼泪,因为马上就要和二年级组的冠军进行最后的决赛了。

彼此鼓励,相互安慰,这就是友情的样子。

笔杆已经斑驳得看不出本色,笔尖也有些分岔,书写时也少了些流畅。但紧握住笔杆,在纸上一笔一画写下楷书时,我的手心分明感觉到了来自笔杆的温度。

一支旧钢笔

■北京市十一学校一分校九(三)班 钱君如

家中的书柜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老物件,每个老物件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岁月往事。我最喜欢的还是那支掉了漆的旧钢笔,蓝色的笔杆因为经历岁月而显得斑驳,旋开笔杆,套在墨管外的不锈钢套件上依稀还能辨别出“英雄”两个字。

它,珍藏着我们家三代人的故事。

这支钢笔是爷爷1965年刚参军到浙江,在湖州军营附近一个市场上买回来的。现已近80岁的爷爷拄着拐杖,拿起笔,边端详边给我讲述往事:“现在看来,这支笔算不上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了,但当时对于我来说,我还是非常喜欢的。”爷爷说,当他有些不舍地摸出几元泛黄的纸币购下这支钢笔时,年轻的他又重新燃起希望……原来,爷爷19岁参军时,进入的是英雄黄继光曾经所在的部队。军列载着他们离开故乡,入列于工程兵某部。

是时,部队正鏖战于一处国防工程的施工现场。矮小却结实的爷爷干活时从不吝惜力气,巷道里,小车被爷爷和战友们推得飞起,战友们都戏称爷爷为“大力神”。意外却随着一声闷响降临——爷爷被巷道塌方落下的石块伤伤,从此落下腰疾,他再也推不动那辆满载的小车。

“轻易不言放弃!”不能战斗在一线,就用手中的笔来为战友鼓劲,文化水平只有高小的爷爷就对着报纸,一点点抄写,识字,练字。钢笔的墨晕染在粗糙的纸上。渐渐地,一手漂亮的字从纸上转移到黑板上。无论是纸上的小字,还是黑板上的大字,都引得战友们啧啧称赞。“建设祖国,强我国防”,图文并茂的板报成为连队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挂在爷爷军装上的那支钢笔让战友们很是艳羡,还有不识字的战友请爷爷代写家信,这支钢笔的作用更是得到彰显。

时光流逝,我的爸爸逐渐长大,上了中学,爷爷那支经过岁月打磨的钢笔便成了爸爸眼中的“好文具”。山路弯弯,薄暮冥冥,上学路上钢笔被爸爸揣在怀里。来到学校,南方冬天的湿冷,让爸爸双手长满了冻疮,但他仍用这支钢笔书写下像爷爷那样漂亮的文字。暑假,烈日炎炎,无论是田间地头,还是背上竹编挎篮上山采摘猪草,爸爸都要带上那支心爱的钢笔。小憩,抹平一块沙地,找一根树枝,专心研习写字,为的是省下钢笔,减少磨损。再回到家时,用钢笔在纸上研习沙上写字的感觉,爸爸的字,因此而得到不小的进步。

子承父愿,爸爸到了参军的年龄,带着这

支钢笔来到了北方军营。在紧张的新兵连生活中,爸爸仍笔耕不辍,利用点滴时间潜心书写,将笔融入了自己的生命。新训结束,因为字写得周正,且有一定的写作能力,爸爸被委以部队政治机关新闻报道员之职。他一手拿枪,一手拿笔,记录了部队的火热生活,记录了战友们生龙活虎训练剪影。1989年,爸爸参加全军硬笔书法比赛,用这支笔写下参赛作品,荣获优秀奖。

等到我出生后,这支钢笔又传到了我手上。不会写字的时候,我用它信手涂鸦,体会到它画出来的线条之美。三年级时,老师要求我们学会用钢笔写字。我拿出这支钢笔,尽管笔杆已经斑驳得看不出本色,笔尖也有些分岔,书写时也少了些流畅。但紧握住笔杆,在纸上一笔一画写下楷书时,我的手心分明感觉到了来自笔杆的温度。

再往后,为方便起见,我用的更多是一次性的中性笔。但较之那支旧钢笔,它们多了流畅,却少了那支钢笔横竖撇捺点划之间的厚重历史感,更少了依稀传递给我手心中的丝丝温润之感。我试图在网上购来笔尖,换下那已然分岔的笔尖。到那时,我再拿起她,在纸上酣畅书写,应该也有当年爷爷、爸爸书写时油然而生的惬意、温暖和豪情吧!

名师点评

一到新年,有关“新年话题”的文章便铺天盖地,出新意的不多,无非是年成、年景、年味之类的,底色都是喜洋洋的,千篇一律着。

小作者的《年态》,让我的眼前稍稍亮了一下。相同的日子,不一样的心境和态度,这才咂摸出生活的真滋味,同样的日子,意义上有了升华。

小作者把父母一辈的年,与自己这一代的年,放在一起作了比较,不同时代,对过年的态度是有着差别的,然而不管怎样的差别,人类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是变不了的——“是对待亲人的真挚,是中国人的新年烂漫”。小作者能思考到这个程度,值得称赞。

另外可圈可点的是,小作者的文笔不错,有些语句单独拎出来细品,挺有味道的,比如:“顶针紧邻的手指磨出了茧,手指的间隙被光线填充,却没有给面粉丝毫逃逸的机会”;再比如:“新年,对于老人,是回忆,更是重逢”。要写好一篇文章,得先练好一个个句子,好的文笔是不可或缺的。

然而,从整体上看,小作者的这篇文章结构略松散,给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感觉,如果读者不是有点耐心,还真读不下去。到底何为“年的态度”?父母这一辈的,小作者这一辈的,因为没有突出的事件来说明,只有小作者自个儿唠唠叨叨地自说自话,一会儿跳到这里,一会儿又跳到那儿,如一团迷雾,让人无法引起共鸣。



丁立梅,笔名梅子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喜欢用音乐煮文字。出版有作品集《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》《恰好》《花开在野》《林徽因传》《N个树洞》等一百多部。多篇文章被设计成中、高考语文阅读题。有文章入选中学课本及大专语文教材。被读者誉为“最暖人心的作家”。

梧桐树下,遇见希望

■ 北京市海淀区十一学校初二年级(21)班
易溪云

新年的第一天,我漫步在小区里,在一棵笔直挺拔的树干面前停下了脚步。抬眼望去,那是一棵梧桐树。

正值冬日,宽大的树叶伴随着一阵阵寒风,纷纷落下,撒落一地。

我默默地看着这棵梧桐,不知在这棵树旁站了多久。身边突然传来了脚步声,原来是物业的工作人员要为此棵树挂上新年的红灯笼,庆祝佳节的到来。他们熟练地搭好长梯,系好这红彤彤的灯笼,便匆匆忙忙地赶往下一个场地。

我望着这棵梧桐树,原本枯瘦的枝干上多了一抹抹鲜红。树仿佛又重新充满了活力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这时,太阳的余晖落在灰棕色的树干上,与灯笼交相辉映,给梧桐树的周围镶上了一圈金边,散发出绚丽的光彩。

这一刻,我动容了。梧桐树以傲然的体态欢迎灯笼的柔光,这抹柔光给人一股温暖与希望。

我的目光穿过大树,看到了周围更多的“柔光”:小区的小饭馆里热气腾腾,小区的小广场上热闹非凡,小区外的马路上车水马龙……这欢乐的烟火气息,隐藏着生机和希望。

新年的第一天,在一棵梧桐树下,我遇见了希望。

指导老师:雷露

钢琴声

■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
实验学校六年级(2)班 汤馨予

漆黑的天幕上镶嵌着几颗星,夜,静极了。

不知怎么回事,我最近弹钢琴总好像失去了耐心,时常感到沮丧崩溃,没有心情长时间地练琴,也体会不到钢琴的魅力和快乐。

我麻木、机械地弹着钢琴,时间就这样从琴键中流走了。我弹完一遍钢琴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,母亲似乎也发现了问题,她有所察觉我的练琴状态,但她并没有责备我。

有一天,当我回家做完作业正盘算着如何逃过练琴的事,突然耳边传来几声断断续续、简单而且缓慢的琴声,一听就是初学者的水平,顺着琴声找去,居然是妈妈在弹钢琴!

我偷偷看了看,只见妈妈端坐在琴凳上,双眼盯着琴谱一刻也不离开,嘴里大声地唱着音符,她那双看似灵巧的手在那天看来显得很笨拙,像是大象缓慢地走路,每一步都显得十分费劲。

当妈妈发现我在门口偷看,便说道:“我怎么弹得那么费劲,感觉好不协调,你来弹一次吧,也顺便教教我。”妈妈的语气特别诚恳。“好!”我开心极了,终于有一件事我可以显摆显摆了。当我坐下来开始弹奏时,曲谱上密密麻麻的音符变成了一个个跳动的小精灵,正在冲着我招手,一首音乐就这样在我的手下欢快地流淌起来。我看向妈妈,哈哈笑着:“Easy!小菜一碟,很简单呀!”妈妈叹了一口气:“看来我们俩的距离还挺大的。”我知道,妈妈故意这么一说,其实就是给我自信。

从那以后,每次我回到家几乎都可以听到妈妈弹奏的钢琴声,钢琴声默默地伴我写完作业,这钢琴声虽然不是很悠扬,但是对我来说,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。向妈妈学习,敢于不断挑战自己,让我更加能够坦然自信面对困难,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

夜安静又祥和,月色下,我和妈妈依偎在一起,弹奏着悠长、宁静的旋律……



《嬉戏》 滕雨希(10岁)

妈妈的一碗面

■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2002班 曾慧琳

面出锅,麦香袭人,一勺番茄鸡蛋缓缓滑向温暖的归宿。水雾凝结,在厨房里,在镜片上,在眼眶中。“新年的小小期待,便是吃上妈妈做的面。”我心里想。

进入期末,学习有点紧张,我有些心慌。

“你别慌,有妈妈在你身边啊。”妈妈觉察出我的忧虑,她爽朗的声音如同冬日的暖阳慢慢拥我入怀。妈妈瘦了很多,头上白丝悄悄混杂在青丝中,岁月与家庭生活在她脸上刻上了一道又一道的细纹。我不禁深思,或许成为妈妈的那一刻起,与柴米油盐的“斗争”也就无处不在了吧。

她扶着酸痛的腰,一步一步“出征”了。在厨房里,妈妈打好鸡蛋,切好番茄,下水煮面。水在锅里沸腾,片刻的安静中她松了一口气,雾气升腾。年末了,她又担心着外婆的身体,忙里偷闲地与外婆视频通话。最后听见她说:“妈,快过年啦!到时带小宝来看您。”和外婆的通话结束后,她盖上锅盖,跑到我和妹妹的床边,叫我们起床。此时,我们已经闻到了面条的香味。

一会儿,妈妈“唱歌”一样地叫我和妹妹:“吃面啦,天凉,什么东西都冷得快。”唉,此时妈妈的心会在寒风中被吹凉吗?盯着面前的面,我的眼泪盈眶。我吹吹温热的面,伴着不咸不淡的汤汁吃下,幸福的治愈感贯穿全身,驱散了寒冷与不安。

“妈妈,你也吃。”我把面前的碗推向妈妈,目光停留在她瘦削的脸颊上,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说不出口。“我吃过了,你赶紧吃吧。”妈妈轻轻地说。

这一碗面,让我读懂了妈妈的味道,我不再心慌,我可以全面对我的学习了。家啊,是抵御一切烦扰时的温柔港湾。妈妈的一碗面,是对女儿爱的见证。这一碗面,是妈妈送给女儿最好的新年礼物。无须多言,唯愿天下从未放假的母亲兔年安康,一切如意。

指导教师:陈振林